

贵州古籍集粹

苗疆闻见录

[清]徐家干 著 吴一文 校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古籍集粹

苗疆闻见录

[清]徐家干 著 吴一文 校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 ① 内文P70.71印迹严重.
- ② 内文P144.145墨点.
- ③ 此布背脊字有的不居中.
- ④ 弧度不够.

同意装订.

何政毅.

97.5.20.

责任编辑 廖小安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技术设计 阅云

本丛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承印厂质检科，保证调换。

邮政编码：550001

通信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黔灵东路63#

电 话：6828993

贵州古籍集粹

苗疆闻见录

[清]徐家干 著 吴一文 校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85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221-04342-6/K·377 定价：20.00元

出版说明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地处祖国西南的贵州，作为省一级建置始于明代初年。但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就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贵州曾涌现出许多政治上、军事上、文学上、学术上的优秀历史人物。事实说明，贵州各族人民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样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记录贵州各民族人民历史活动的文献古籍，也很丰富。据《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仅明清两代，贵州的各种著作就达两千余种。

长期以来贵州的古籍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许多有价值的善本、抄本甚至孤本古籍，或深藏于图书馆，鲜为人知；或流散在社会上，已湮没。以致贵州的历史文化，不仅省外人士知者寥寥，就是长期生活在贵州的人也不甚了了。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古籍，把我国的宝贵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的精神，我们在各有关方面的协助下，初步对省内古籍进行了综合归类。在此基础上，精选其中若干种，内容包括哲学、文学、历史、地理等，约请有关专家、学者精心整理，以点校、校注、评注等形式，编辑了这套《贵州古籍集粹》。我们相信，这部丛书的问世，将对国内外人士了解贵州，学术界研究贵州，增强贵州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振兴贵州的经济、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丛书第一批约五十种，将在五至十年内陆续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

目 录

序	(1)
校注凡例	(8)
校注前言	(10)
原序	(25)
《苗疆闻见录》卷之上	
镇远府	(29)
施秉县	(34)
黄平州	(36)
台拱厅	(38)
清江厅	(42)
都匀府	(44)
麻哈州	(46)
独山州	(47)
八寨厅	(49)
丹江厅	(50)
都江厅	(55)
黎平府	(56)
古州厅	(58)
永从县	(63)
邛 水	(66)
凯 理	(69)

胜 秉	(72)
寨 头	(73)
施洞口	(75)
鼓楼坡	(78)
新 城	(79)
雷公山	(82)
岑 松	(87)
辣子寨	(88)
革 彝	(88)
火烧寨	(92)
猴子岭	(95)
乌 骚	(96)
猫猫坡	(98)
马溜坡	(102)
香炉山	(103)
高 坡	(105)
黄茅岭	(108)

《苗疆闻见录》卷之中

白土寨	(113)
台 盘	(115)
台 水	(116)
斩麻乜	(117)
莲花坳	(118)
鸡摆尾	(120)
革 冬	(122)
斩 架	(123)
斩 复	(125)
坳 州	(126)
董 敖	(128)

番 排	(129)
螃 蟹	(131)
瓮 板	(132)
白 洗	(134)
岩 门	(136)
瓮坝寨	(137)
乌鸦坡	(139)
蜡树坳	(142)
清水江	(143)
文德关	(147)
金钟山	(148)
诸葛洞	(149)
长 滩	(150)
铅 厂	(151)
重安江	(152)
古州诸葛营	(154)
雷公山诸葛台	(155)
永从六洞	(156)
新疆六厅	(157)
《苗疆闻见录》卷之下	
苗疆地势	(159)
苗疆多阴雨	(159)
苗疆瘴疠	(160)
苗疆气候	(161)
瘴 气	(161)
苗 寨	(162)
汉民变苗	(163)
苗 衣	(164)
好吹芦笙	(165)

踩 鼓	(166)
男女婚娶	(167)
罗 汉	(168)
喜饰银器	(169)
苗妇好饮	(170)
好斗龙舟	(171)
信鬼尚巫	(173)
苗人饮食	(174)
不通汉语	(174)
家不祀神	(175)
苗妇事纺织	(176)
苗疆米	(178)
苗疆木	(179)
铜 鼓	(180)
连 筒	(181)
苗人祀孟获	(182)
长至日为岁朝	(183)
苗人好猎	(184)
苗人生长深山	(185)
苗人打仗	(186)
苗用鸟铳	(186)
杀牛刀	(187)
抬 炮	(188)
苗人发令调队	(188)
苗军长短	(189)
苗人用兵	(189)
苗军作战	(190)
雕 剿法	(191)
楚军摸夜	(192)

苗军使计	(193)
张秀眉	(195)
奸细李枝芳等	(198)
丹江苗复起	(199)
六洞四脚牛起义	(201)
杨保角洞	(204)
灭苗清产之议	(206)
台拱苗起	(207)
杨元保起义	(210)
经理台拱	(211)
苗人口音	(212)
六十年一乱	(213)
椎髻跣足	(214)
苗疆土司	(215)
设立义学	(216)
断头谷	(217)
六厅本无钱粮	(218)
席宝田病风痹	(220)
黄飘之战	(221)
李 七	(224)
南江苗目吴绍炎	(226)
蜡树坳之战	(228)
以银买牛	(230)
四脚牛	(232)
楚军忠义祠	(233)
陆治清妇	(235)
荣维善头	(236)
周子茂	(236)
马槽河农妇	(238)

附录一 《黔南丛书·苗疆闻见录》跋	(240)
附录二 主要参考资料	(241)
附录三 《黔东方言苗文声母、韵母、声调 与国际音标发音对照表》	(248)
附录四 《黔东南苗语地名与苗族历史文化 研究》	(251)
附录五 《张秀眉起义人、地、事考略》	(269)
附录六 《论〈张秀眉歌〉的史学价值》	(280)
后 记	(294)

序

看了吴一文校注的《苗疆闻见录》，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决不是用“高兴”二字所能表达的。

吴一文是我的学生。学生者，无非是我在贵州民院任教时，他在历史系读书，给他们上过几节课。韩愈《师说》有云：“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当年我给他们上课，讲的是民族史、民族学、方志学之类，很少涉及校注，更没有专门讲过《苗疆闻见录》，说实在的，我对这本书毫无研究。而几年后，他竟有如此的成绩，有如此的专攻，足见“师不必贤于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风华正茂，今年才26岁，走出大学不过几年。在学校的时候，我与学生的接触是不多的，因

为社会活动多，往往上完课就走了，所以许多学生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但他有些例外，并不是我特别关照他，而是因为在校期间十分钟，他常向我发问，印象较深，感到他是一个勤于动脑的人。毕业之后，我偶尔遇见他，从简短的谈话中，知道他正在努力。他没有因为谋到了一个记者、编辑的职务，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仍在用功，在业余时间，孜孜以求，一字一句地校书，一条一款地作注，就像他在学校读书时那样。“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踩稳了第一步，走上学术之路。像这样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而有抱负的青年，难道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跨世纪的人才”吗？

“知识就是力量”，越是现代化就越需要有丰富的知识。我并不反对人们唱卡拉OK，也不反对人们跳迪斯科。但“时间就是金钱”，对于青年人来说，它比金子还要宝贵。人生只有一次豆蔻年华，青春一去就不复返。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时常惋惜过去，许多时日都从我手中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溜走了，现在知道惋惜，已是垂垂老矣！当然，

我还有一点可以自我原谅的，那就是我的时光是被迫白白浪费的，因为我年轻的时代，正值那个不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连“命”都几乎被“革”掉了。如今已大不相同，要珍惜时光，珍惜青春，唯一的路子，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那些不畏艰险的人，才能达到科学的高峰。

他是苗家子弟，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和我的父亲今旦先生是相熟的，那是个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我在民院时，曾经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能从少数民族子弟中造就一批人才，成为专家，成为学者，成为有肝胆的栋梁之材。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很好付诸实践，以后便因工作变动，离开学校了。前些时候，吴一文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作一篇序，我的情绪激动起来，是安慰，是后悔，我说不清楚。我感到莫大的安慰，就是因为学生中确有成才之人。我感到后悔，是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帮助。我一向是这样认为，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如果在他们之中，没有一批有学识、有远见的人出来呼喊、奋斗，就谈不上真正的觉醒，真正的振兴。苗

族和其他民族都需要有像吴一文这样的人，自强不息、义无反顾。

《苗疆闻见录》，记的都是清代“苗疆”的事，包括历史、地理、社会和风土人情。雷（山）、台（江）、剑（河）、黎（平）、从（江）、榕（江）一带，素为“苗疆腹地”，清代雍正“改土归流”以前，与外界交往不多，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内情。后来虽设了“苗疆六厅”，封建王朝的势力伸了进去，但也少有人报道这里的情况，而徐家干在咸同年间亲临其境，把他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对于我们研究古代的苗族社会，无论如何是宝贵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抢救”。当然，他以镇压者的姿态出现在“苗疆”，带有偏见，看的未必真确，听的也难免有道听途说，如不逐一校正，读起来就会感到真假莫辨。“尽信书，不如无书”，这话有一点道理，不能以为书上所说的就是千真万确。这本书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校、要注，借以还历史的真面目。我看，做这个工作，吴一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他是苗家子弟，又是黔东南的人，而且受过专业训练，求学时就留心于此。

一般人是不大愿意做校注工作的，以为它无非是抄抄写写，钻故纸堆，不如去作研究，可以一鸣惊人。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它是一项基础工程，没有史料或史料不确，研究的结果是令人感到可疑的，即使想“鸣”，也未必能够“惊人”。然而，校注决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一定要有根底，要读过许多的书，所谓“书未读遍，不可乱下雌黄”是也。我也常翻阅一些校点、译注之类的书，有的固然不错，但也有的是粗制滥造，误中复误，不误生误，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把吴一文的书稿浏览一遍之后，我高兴了。我觉得他下了很大功夫，查对了好几种版本，征引了七十多种图书，仅此一点，就是一般人所不及。

大凡过去校书，总是“闭门造车”，坐在幽静的书斋里，“以书考书”。当然，这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能绝对化罢了。吴一文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坐得下来，走得出去，能深入实地考察，能结合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核对地名，验证史实，纠正书中的谬误。他指出书中有些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很荒唐的。譬如徐家干在书里说“苗人口音多带商韵，商属金，金为肃杀之气。

数十年一遭兵乱，或亦地气使然”之类。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苗民的起义，是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盘剥的结果，决不是什么“口音多带商韵”，更不是什么“或亦地气使然”。吴一文在校注时，能以批判的态度加以评说，可见其读书之细，能仔细推敲书中的字字句句，有自己的见解。

当然，整理古籍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整旧如旧”，忌带主观性和随意性，更不允许妄加篡改，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事，有些可断，有些也不一定断，判断不了的，宁可存疑，以便今后人们去继续研究。但是，近年来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只图所谓“轰动效应”，不顾史实真伪，乱吹一通，甚至“兵不厌诈”，这是很不严肃的。吴一文不同，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忠于原文，忠于历史，是即是，非即非，不带个人偏见。而且，他不带个人情绪，冷静审视书的内容，发掘其中有价值的部分。例如：他在《前言》中，就特别提到人工造林、苗刀、侗锦等等，又注意到关于“峒款”的记载，还有“汉父夷母”和“夷父汉母”的家庭结构。如此等等。

《苗疆闻见录》校注本的出版，对深入研究苗

族古代社会历史是会有帮助的，吴一文甘当一块铺路石子，作为同行，是应当感谢他的，感谢他为贵州史、民族史研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相信，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会引起反响，为这位年青人的努力叫好，对他投以钦佩的目光。谨此为序。

史继忠

1996年6月30日于南明堂听涛斋